



事文類聚別集三

新宮城書藏

1加
170167
23



43
167
2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詩下

古今文集

雜著

詩有八病

梁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日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个惟皆平聲也二日上尾

利
267
23



謂第三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皆上聲也 三曰蜂腰 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日

耳竊欲自修飾若其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 四曰鶴膝 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書皆平聲

五曰大韻 如聲鳥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字 六曰小韻 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

七曰旁紐 八曰正紐 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六為正紐流柳為旁

紐 八種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本朝李淑詩苑

詩有八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 一曰正名對 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類

對 花葉草芽是也 三曰連珠對 蕭蕭赫赫是也 四曰雙聲對 黃

槐綠柳是也 五曰疊韻對 彷徨放曠是也 六曰雙擬對 春樹秋池是也 又曰詩有八對 一曰的名對 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

是也 二曰異類對 風織池間樹蟲穿葉上文是也 三曰雙聲對 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四曰疊韻對 放蕩千般意遷延

一箇心是也 五曰連綿對 殘河若帶秋月如眉是也 六曰雙擬對 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 七曰迴文對 情新因意得意

得因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對 相思復相思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歎朝朝君未歸是也 李淑詩苑

詩有數格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全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

日蒹蘆二曰轆轤一曰進退蒹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雙出
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載唐介爲
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
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生自許衆不
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
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忍教夫子不
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 湘素雜記

扇對格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格蓋
出於白氏金針然至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
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嘶頻

詩格當考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自沈崇韻學論文則欲
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
體製漸多如倚犯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文有正格偏格三十
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之陪遊馭婆騁纖腰於結
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
箭雖兩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葳蕤兮蘭藉奠
桂酒兮椒漿當丞蕙葳對奠桂酒令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
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皆爲
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

事文類聚卷之十
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
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唐明賢詩多正格如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
一二沈括筆談

雙聲疊韻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鸛鳴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
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
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
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蕩湖行
畢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效雙聲而為
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明三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

蕩荒涼生虜部伍苦皆效疊韻為之者也

迴文之始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始有回文詩

八音建除十二辰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為詩者
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用之

歌行之體

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
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
于世行者詞之遺無所留礙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聲律
所拘但於古詩句法中得增詞語耳師民云

題號不同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
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謳謠歌曲詞自操而下八名
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
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 元稹集

換字拗句法

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
適來何處蠅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今俗謂之換
字拗句 禁齋

促句格

禁鬻有促句格二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如山谷觀李伯時畫馬
是也

和詩不同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有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
彼之韻亦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
不曉 貢父詩話

東坡譏集句

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盛行之多者十數韻蓋以誦古人
詩多或在座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倣之者
但取十數部詩聚諸家而集耳觀東坡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
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揮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
作對隨家雜退之驚啼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

人共明月白滿千家墀觀公之詩雖以美之亦微以譏之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雞為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耶

石曼卿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下第偶成一
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
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
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
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蔡條詩話

古詩忠厚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是人也不
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
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
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
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宐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
斯呈是也坡集

晚唐小巧

晚唐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詩話總龜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
容揮屏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
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黃魯直與趙伯
充書

詩不易學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直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

陳后山集

詩有三偷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偷狐白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玉絃王昌齡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

李淑詩苑

詩戒數病

釋皎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七德四不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努情多而不暗才瞻而不疎四深謂氣象氤氛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要謂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謂以虛大為高古以緩慢為淡竚以詭差為新奇以錯用意為獨善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劣弱為容易七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至難而狀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

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

李淑詩苑

與鞏仲至書

朱元晦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說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及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篇而附于三百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

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

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革亦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

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之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與鞏仲至書

前人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說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以爲從頭看得一過而詣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

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語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答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是元微之詩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

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

著作佐郎顧君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水氣象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辭偏得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綃鞞頭眸子瞭然燦燦清立望之真白珪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四十年于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其詩果工袖君集二十

蘇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 九 德壽堂
卷泣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
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叙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陸務觀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
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
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
惟杜詩注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
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
援據闕博旨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
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
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

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
為解至能曰東坡窳黃州自度不復取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
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
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
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
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
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建中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
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
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
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
以待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

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

江西詩譜

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於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顛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

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晃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振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出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衆若言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不精議論不公

余故辨之若溪漁隱

江西宗派詩序

楊廷秀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閱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紉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

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御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闈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

神於詩者歛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歛嗟乎離神與聖
蘇李蘇李乎耳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
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言之哉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
直而師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
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輔蔽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
水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
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
往往放逸非闕欵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
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
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予江西人
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予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

之篇首云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楊廷秀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
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
吾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
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
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

跋東坡書李杜詩

朱元晦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
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
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

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度廢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朱元晦

章國華過予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虚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

題李太白詩後

朱元晦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厚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象來看偶記李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令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

朱元晦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聞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卽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德壽堂

荆南詩集序 以下係詩能窮人 韓愈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唐人詩集序 白居易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酒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協律即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評郊島詩 張文潛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如之以其詩知之郊口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井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恰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

李長吉詩集序 陸龜蒙

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梅氏詩集序 歐陽永叔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德壽堂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烟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

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歎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詩景初以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吳興以來所作為一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思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陳簡齋詩序 以下係詩能達人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閻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墮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為大驗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

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彊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爲銳孰謂詩人例窮哉故叅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兵興捨擻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措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剽裁豐暇取公詩離爲十卷委僚屬酬校而命工刊版且見屬爲叙蓋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賢侯處心一舉而二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旣望丹陽葛勝仲叙

詩能達人

歐陽嘗謂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東坡亦云此語真不妄吾聞醉翁語陳無已作王平甫集後序則云詩能達人未見其窮人也余以爲有激而云耳

古詩

薦士

韓愈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
 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
 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
 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
 類因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閩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
 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冢敷柔肆紆
 餘奮猛卷海潦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豔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
 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
 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
 劃崩豁乾坤擺雷礮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
 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
 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
 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相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
 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古風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難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
 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

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

明乘運共躡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揮映

千春希聖如有作絕筆於獲麟

律詩

苦吟

盧延遜

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燃斷數莖鬚檢覓天應
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詩話

昔昔鹽

容齋隨筆載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其詩

名曰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蕪葉落齊水溢芙蓉沼花飛

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窠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

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鵲

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

西一夫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玄怪錄載籛條三娘工唱阿鵲鹽

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

按此篇文苑英華題作劉長卿別宥子怨長卿集初無此

篇而郭茂倩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並以爲薛道衡昔昔

鹽按通鑑隋煬帝誅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英華

殆因韋毅編唐才調集作劉長卿詩而誤也洪又云玄怪

錄載籛條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鵲鹽

神雀鹽疎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
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
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
而書蓋不考也然洪既謂才調集作趙嘏廣薛道衡燕泥
一詩不應以趙爲劉長卿云

壓倒元白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於陵自東洛入
覲嗣復率生徒於潼關迎之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元白
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服醉歸曰我今日壓
倒元白矣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鶯枝桃李新陰在鯉庭
全篇見門生門

一字師

鄭谷在袁州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
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
谷爲一字師陶岳五代補

京尹論詩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
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
敲推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覺行至
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
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
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爲布衣之交有詩

贈島云孟郊死塋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章聲斷絕
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為僧改名無本

唐末遺史

唐突京尹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艷雖行
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
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之一聯香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
也因之唐突大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

捫言

詩貴布置

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
予後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必
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
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
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
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
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切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
則告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又將去海而去秦
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終南山回首清渭
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尚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
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欲見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
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皆如此其他謂之變體可也

昔溪詩話

碧紗籠詩

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王播碧紗籠事見佛寺門

見譏不較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煖蘆

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

詩話

作詩相詆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至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以姓用事

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君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

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
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名聞外夷

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
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
虜亦愛服如此 若溪漁隱

作三豪詩

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
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濫一名默有歌云學
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
爭名且為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學充飲私酒食瘴
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
便作默矣 仇池筆記

用事精切

梅聖俞采石月贈郭功父云采石月下訪詩仙夜披錦袍坐釣
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創蛟涎便當
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 王言其識分
陽王納官貫成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 六似 以 事 死
生往復猶康莊樹冗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 璘 當
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尤為親切 若

溪漁隱

語有工拙

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投
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
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後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
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語簡意盡

後山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白樂天詩云漢宮佳
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後山只五字道之語簡而意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賦

羣書要語故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注賦之言鋪直鋪陳其事大

序賦者古詩之流

兩都賦

辭勝事則賦

楊子

或曰賦可以諷乎

諷則已不巳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

矣同上

登高能賦可以為丈夫矣

前藝文志

賦體物而瀏亮陸

士衡賦序

詩句詞賦工無益杜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坡憶獻三賦蓬

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杜西遊因獻長楊賦李

古今事實

楚漢之賦

屈原既歿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屈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楊子

賈誼之賦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

相如之賦

司馬相如客游梁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侍上上讀

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

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

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諷諫奏之天子大悅以為郎相如見上好仙乃奏大人賦天子

大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之意相如雖多虛辭溢說然

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

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本傳

楊雄之賦

或問楊子雲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

不為也楊子成帝時客有薦楊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

德壽堂梓

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勸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本傳上羽獵雄從因作校獵賦以風上適商周之墟以思唐虞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上臨長楊射熊館雄從還上長楊賦

作幽通賦

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前叙傳

作思玄賦

張衡傳閣宦諛張衡衡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思本傳

作武庫賦見文人相輕門

作鸚鵡賦

禰衡有才辯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南史

作靈光賦

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及見延壽甚奇之遂輟翰

作閑居賦

潘岳字安仁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

作閑情賦

喜文類卷之三

蕭統論陶淵明文云白玉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詳見閑退門東坡所跋

作三都賦

左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復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相非議者莫不歛衽贊述焉

十年作賦見文章門

作天台賦

孫綽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擲地

作金石聲也

不敢措手見文人相推門

作東征賦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云何相忽略宏窘促無計便答我已道公何以言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胡奴陶範小名

洛陽紙貴

庾闡始作楊都賦人競寫都下為之紙貴謝大傳云此是屋下架屋耳事雖擬學而不免儉狹

賦日五色

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

數上賦頌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已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負之

八义手

唐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著日出扶桑賦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賦知器識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 范希文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

僅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罷宋真宗朝徐奭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置器賦有安天下於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在第一仁宗時呂臻富民之要在節儉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上方崇儉亦擢為第一

呼長嘯公

范鎮作長嘯却胡騎賦流傳契丹呼為長嘯公

作賦被嘲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倦遊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如能賦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輩竭盡其氣力又更不及朱語錄又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如離騷只是平白地說去自是好後來如黃魯直恁地着氣力做只是不

賦亦難得

問呂舍人言古文哀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以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合誦一

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因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榜文呂伯恭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朱語錄

擬大言賦并序

蘇易簡

淳化四年上皇帝書曰龍牋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璋博達不可備詳招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嘆宋玉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為朕言之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

獻其詞曰

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崐崙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
兮調笙鏞日鳥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
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礮也飛雲湧霧騰燔燎也剗鯨腊鵬
代鷓鴣也迅雷三變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太山融兮
溟海乾也貞穹亢兮方輿牙君王壽兮無窮焉

詩話

當追古作

山谷云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之師略依倣其步驟
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時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
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連珠

羣書要語

古今事實

興於漢世

晉傅玄叙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
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比興之
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古今文集

雜著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德壽堂

連珠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艷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耀之才

擬連珠

蓋聞耶郢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浸長河一決不可鄣之以手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孫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載鬼一車

判

羣書要語身言書判 唐選舉志

古今事考

南山之判

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叅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趨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改繁時令

判施籤表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
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
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如也 談苑

打草蛇驚

王魯為當塗宰瀆貧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即判曰
汝雖打草吾已蛇驚 開元遺事

判失猫訟

裴譎為河南尹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譎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
似這畔我辭與汝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
云昔是見猫即是見猫若不是見猫即不是見猫譎判云猫見
不識主翁我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譎遂納其猫 鄭祭
傳信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競渡賭錢判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
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
人臂折

對

康廷之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雷陂迴瞰近屆邗溝郊連五達之莊地近
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良辰纏絲令節江干可望

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槳有類
 乘毛湧修浪而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
 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閭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禮儀
 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
 情存勝負志在豪雄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
 不等忿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羊公之臂然其居喪
 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兇險論情據事深穢皇猷定罪
 明刑理資丹筆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乃忘情於奴戲雖費
 禱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健羨一枰之上靡聞穰陣
 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驄按罪執簡彈違白以
 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彝憲

父在杖堂判

戌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晁良貞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瘠於
 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顧氏家中空餘畫
 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蔡順有
 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桂樹猶茂執倚桐之杖

上芝蘭之室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推科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之非夫告不伏

對

白居易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挾所加辱以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順不告未失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責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

對

鄭少微

頃者江邊鹿走道喪隋風晉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正喜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顧惟舊浦偶咽水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仍存拔劍青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共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冰狐夜聽首丘之恋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顯頗殊而移卑就尊禮律通許宜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減咸陽

孝女抱父屍出判

喜文類彙編卷之十一 十一 孝女抱父屍出判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德壽堂社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船覆至死
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
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是稱
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定邀伍相青鳧坐覆
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
投棹忽以桐瓜何殊薦芟街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
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
足為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黃絹之辭先寘玄纆之罪州司
滯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不用父言雙妾為殉判

得甲將歿命其子以雙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
云不敢隨父於惡

對

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
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歿而有害於人違則棄
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
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順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
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家酒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滯而翁賓客猥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亡名

媪翁接開卮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頗遇畢公之竊教其養犬
盖以防人聞夜吠以雖懲在春醪而頗滯素蟻空汎鄴中之賢
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
當曰非宜方便殆成無狀宜科誣詢以真刑名

甕負判

甲甕負被乙盪倒甕索陪不伏

對

亡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故為甲且有詞
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實之情言謹守既謝於擊瓶敝

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廣陌修衝往來不接
故為搪突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闐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
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量
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費將謂合宜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

鉤盾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鉤盾是司牽絲效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如金
入侍女之燠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
轉冷成熟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
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違令抵罪

依條請科

宅判

洛陽縣人晁諺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一區又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諺州斷還女諺不伏

對

亡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眈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夢瓊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適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絕韋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喈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楊雄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晁諺之家州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有文章程宜據

義井判

得井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責擅穿街地訖云濟途行

對

亡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饑載渴既滴井而辨義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甕之勞挈水濟人行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丘之漿漢尹載馳旋觀章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汲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官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闔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閨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

禁中惟通楮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
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
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戾羸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固當
無疑必宜嚴科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對

江臯芋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封君李
衡取方於僮僕詳觀夏書珍味猶錯於包貢式遵周禮物生必
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于微墨誠謂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對

亡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艸駢植天花亂開裏香雨而增紅澹祥
煙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愚僧之目
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
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其眩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
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罹於刑典

盜瓜判

常州甲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
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
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亡名

錢客家臨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
三搖長懷流王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垂夔足道莽狼心
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
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
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
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
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竊誨盜情深雖陳
莠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
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不埋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埋訴非掩骼時

對

亡名

惟太守禦居人是要混雞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傳於
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相聞喧鵲成譁表貧吏之節噬腓起
戒陳為主之誠何蓄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成知殃預兆未術
吳相之衣遘瘳深謂食驪姬之藥流穢行路彰聞法司舉過
從愆事關京兆且弊蓋從棄孔丘之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
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為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一
十六
德壽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御書 飛白附

羣書要語聖人肆筆而成書楊五百奎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

畫王羲之傳注唐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

食自今尚書省須下諸司及州縣竝用黃紙書之春秋退朝錄

詔多用白藤紙撫軍用黃麻紙青詞用青藤紙朱字翰林志雜

志云唐詔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曾類說

德壽堂梓

飛白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
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
好不若因褒貶以想其所予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
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
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蘇軾飛白記

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杜紫誥鸞回紙 杜御札早流傳

揄揚非造次 杜 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

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 山谷御書閣

飛白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疎 岑文本述飛白書勢

古今事實

伏羲畫卦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前五行志

縱筆大字

宋武帝書素拙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尺無嫌大既有
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七字便滿 劉穆之傳

掘筆避禍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
見容 本傳

君前善對

齊高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
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
可謂善自為謀矣 史

御書屏風

唐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張懷瓘叙書法

賜詔數函

李靖家藏大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日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登榻爭取

以下係飛白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釐今見常侍

登床

飛白賜臣

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替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仁宗飛白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詭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畫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歸田錄

賜飛白書

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閱瑞物上親作飛帛書令左右搢笏以觀歐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曰今賜書之藏于室也吾知其有望氣者熒光起而燭天必賜書之所在也○又令王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歐公有謝賜飛白詩并序

古今文集

雜著

君不與臣爭能

蘇子瞻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媿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

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志林

跋御書石湖下方

范成大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賜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童垂耀繡素環列改觀禁禦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拊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

于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匯自為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
釣遊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
臨訪古往蹟具在汗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
以臣故徹聞高晴天光博臨燕及荒野繇開闢來未覩斯盛裴
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原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
何物么麼獨冒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戴臣蒲柳蚤秋仕無補
益縣官儻晚晚行不休昧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
臣用是懼冀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壁與山川之
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之
臣屬厭榮祿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下不顯休命不委
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一既摹刻扁榜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

著臣之自敘云爾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楊萬里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榮觀堂召官
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邴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
袤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
於同列為末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
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柔屠覺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
侍讀楊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
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
虎臥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
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力敬刻之金石以侈寒

士千載之榮遇云年月日具位臣楊萬里拜手稽首謹書

古詩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蘇軾得紫微花絕句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采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玉堂書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鍾漏永莫言美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大羊散盡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

跋尤延之左思所藏光堯太上皇帝御書西漢書列傳目上有璽文曰帝錄臣表得之以示臣萬里謹拜手稽首作歌敬書于後

鸞臺長史老野僧月前病鶴霜後蠅文書海裏袞不了黑花亂發雙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門未揖心先喜袖中傾下十斛珠五色光芒射窻几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雲一張向來太上坐朝罷晴日光風萬機暇浣花文理冰雪容宣城雞距針芒鋒天顏有喜聊小試西京書目供遊戲韓趙衛霍欣掛

名舒向卿雲感書字漢庭多少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塵一朝
翻入聖筆底昭回之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縫掖行手抄孝經不
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漢再拜恭覽汗透裳太史結廬伴鷗鷺錫
山山下荆溪渡紅光紫氣上燭天曾是深藏寶書處

聖筆石湖大字歌

楊廷秀

淳熙聖人錫宴臨遣端明殿學士叅政臣范成大
居守金陵賜次肆筆作石湖二大字賜之以寵其
行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送小臣楊萬里謹拜手
稽首敬賦長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爾來化作懶臥龍欺弄珠
機漱瓊玖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閭
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嗽風伯鞭起臥龍湖底月湖中
捲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風雪仙人馭風乘綠雲玉宸殿上朝
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脯麒麟傳呼玉蜍吸銀浦黥
雲調冰澆月兔酒成羲畫河洛書白壁一双浮雨露石湖二字
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下飾吳花草姑蘇臺前近太微
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攬星
辰懷袖底

雜著 係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黃庭堅

臣其元祐中待罪太史氏切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

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声色遊畋之好平居時時御筆墨尤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賅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邪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脩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寶奎殿太宗御書贊

呂祖謙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機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光分曜森若飛動顧嘗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鋪璇題之間雲章聖藻可以三二曜而六五緯巍然炳然作鎮上都肆仁宗皇帝潤色祖業適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規祕殿於丹禁而閔麗靚深顯敞穹窿有踰其素皇帝深惟易簡朴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紀元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焉寶曆一禩復刊之樂石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之紀錄篆額光華之典震耀千古煥乎治世之丕律也臣嘗細繹前載涵泳聖涯恭聞真宗聖帝會集太宗御書寶藏於龍圖閣太清樓親製神

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神之妙則仁宗之是舉豈非祇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掃鍾王集圖書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声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太宗

聖文冠古

奎壁分耀

鸞翔鳳翥

迺眷梵宮

椽題有嚴

爰錫扁榜

天藻燦然

元氣淋漓

載沐神筆

香雲五色

祥輝紙集

粃糠倉史

奴僕鍾王

都人縱觀

驩塞康莊

仁宗嗣服

增光祖業

上恬下熙

以永休烈

於赫廣殿

壯觀皇居

迺奉神畫

以華清都

表以飛白

作民恭先

副在堅珉

是勅是監

壁月珠星

錯落藻稅

雲章一臨

丹牖大色

外拱秘閣

璀璨金碧

層霄綯采

仰觀双壁

諸儒聳歎

震耀石渠

挾今之書

與之同符

內顧玉堂

宸翰陸離

邇臣拜賜

四璉昭垂

銀鈎相鮮

怒猊渴驥

挾今之書

與之一揆

丕顯太宗

人文化成

丕承仁宗

純孝恣恣

潤色鴻業

以聖繼聖

受言藏之

為國寶鎮

休光上達

有燁其虹

小臣作詩

式昭顯融

字子學

羣書要語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楊子

依類象形之

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說文大字促令小小

字放使大自天然寬猛得所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

之抽寒谷同上點欲堅重如鐵鈎欲活而有力如銀同上用筆

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

過紙背楷河南論

詩句筆落驚風雨 灑翰銀鈎連 灑落若銀鈎 詞翰兩如

神 揮毫落紙如雲煙並杜高樓質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

騰劉禹錫偶因獨見空驚目便不同時須服膺同上

古今事實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子

善書掣肘

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

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

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子勉而歸報於君

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君以問

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

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家語

必先利器

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題署御筆
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
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大之勢方寸千
言三輔決錄

題榜髮白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寵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
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子弟宜絕此法

憚於題榜

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以仲將
懸橙題榜語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
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傳

臨池學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中衣絹先書而後練

見書嘔血

鍾繇字元常見韋誕筆法於韋誕坐上搥胸三日因嘔血墨數

名逼衛夫人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
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
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羊欣

筆陣圖 衛夫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

逼人法帖

學習眾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比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
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書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
遂師衆碑學習年五十二墨藪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
也永字八畫也法苑

書之淨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華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
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晉書

抗衡鴈行

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

寫經換鵝 見鵝門

題老嫗扇 見扇門

書蘭亭序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
序也右軍蟬聯美胷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
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
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袂契之禮揮毫製序
興樂而書用鸞蠶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
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
百千本終無如板楔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

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卽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爲蕭翼給而取之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序殉葬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軸寶惜者蘭亭爲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温韜伐昭陵復入人間尚書故實

焚樂毅論

唐太平公主愛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掇取嫗驚懼投之竈下法苑

購諸王書

則天以王方慶家多書籍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三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舊唐書本傳

父掣兒筆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兒輩賤家雞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都下與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書新絹裙

羊欣年十一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書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榻一千字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鉄石於鍾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尚書故實

海外求書

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俟候之望船二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蹟子雲乃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恠自非答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梁書

陳牒求判

張旭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竒妙欲以家藏耳旭因問所藏畫出其父書旭日視之天下竒筆也自是盡其法本傳有寒士與旭為隣日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獲富足法苑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岬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韋讀書記

歐書險勁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播在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么麼故云

公權筆諫

柳公權穆宗卽位公權以夏州掌記入奏帝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卿久矣卽拜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筆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不孝至外夷入貢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歐陽通詢之子毋徐氏教其學父書晝夜無倦遂亞於詢

評永禪師書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坡集

不擇紙筆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孰與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比

歐陽詢傳

善學王書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声名藉甚

書字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

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
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一種物又可笑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大可終日不滅 歸田錄

善書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豆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
國泰民安四字 江南野史

評書取論 以下係評論衆體

張芝書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 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若
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 庾征西翼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
進內外崇重翼甚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
好野鷺皆學右軍書 王獻之書絕衆超群無人可擬如何間

少年皆悉光恍 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
一種風流氣力 袁崇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 鍾繇弟
子宋翼每畫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
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 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書如
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古今文集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
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
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二 律言堂札
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
直相似狀如笑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
翼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
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八訣

歐陽詢

如高峰之墜石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一若萬
歲之枯藤一若嶺松倒折落掛石崖丁如萬鈞之弩發一若利
劍截斷之角一若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已正客秉筆思生
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
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
勿使傷于軟弱不得怒降為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
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凡如人上
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

妙在執筆

張旭

二書之妙妙在執筆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勿使無度其次
布置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然後
濟於古人老舅彥遠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
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墨數

書不須精

顏之推

彥云赤牘書疏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所役王逸少風
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顏氏家訓
法帖多吊喪問病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病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義之書首云歿罪是違制令故也侯鯖錄晉宋人墨迹多是吊喪問病書簡唐貞觀中撥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病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筆談

唐太宗藏晉帖

蘇子瞻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云以玉匣藏昭陵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書皆奇而夷甫獨超然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評唐宋書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為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至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叔手竝脚田舍漢耳倦游錄山谷嘗論揚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叅禪王著如小禪縛律東軒筆錄

以字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

人所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為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

好書字能喪志

程正叔

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荒廢處足知喪志遺書

筆說

蘇子瞻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論用筆之法

黃魯直

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如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位皆中度耳

單鉤拘局

黃魯直

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着紙故尚有拘局不放浪意熊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與党伯舟帖

自成一家

黃魯直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爾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雷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

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某題

肥瘦貴得體

黃魯直

敷道人作字筆勢已適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江南太史氏黃某書

書字銘

朱元晦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

握管濡毫神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題曹操帖

朱元晦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

跋蘭亭序

歐陽永叔

右蘭溪脩楔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於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

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全玉而棄之於是晉魏以來諸賢筆蹟遂復流落于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千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竝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于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

跋蘭亭記

黃魯直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矣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題蘭亭敘

朱元晦

淳熙壬寅上巳飲楔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歲奏功名語右軍殆見杜德機耳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喪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畫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

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矣百事故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窮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評獻之書

蘇子瞻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

跋官本十七帖

朱元晦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淆亂此書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來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真知其所以美也言詞間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于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遷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

評顏書

蘇子瞻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子黃金雖公猶

未免也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黃魯直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
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
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司馬溫公帖

至能

佳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
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洒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
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况於親炙之者
乎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朱元晦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牘中寫不知公安得
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
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
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
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
德性其相関有如此者其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歐陽公書

蘇子瞻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体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為世
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
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歐陽公帖

朱元晦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蔡端明書

蘇子瞻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題蔡君謨書

黃魯直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跋蔡端明帖

張欽夫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恣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于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魯直學書

蘇子瞻

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宴墨半錠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

跋山谷臨顏書

范至能

前輩多宗顏魯公楷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于顏有所得蓋專作顏體不問得意與否學書當有源流觀人書亦當知源流未易輕置議也

跋山谷帖

張安國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况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

跋荆公書

張欽夫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匆匆草草此數紙及余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學荆公書

朱元晦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太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

題荆公帖

朱元晦

某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

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

跋半山老人帖

楊廷秀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米元章帖

朱元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范至能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月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楊廷秀

某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相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題李西臺書

黃魯直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題細字蓮華經

蘇子瞻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怪卷之盈握

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蠲蠻觸棘
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題陳隱居書後

蘇子瞻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某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
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某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
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
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黃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
無烈婦態也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朱元晦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古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甚
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朱元晦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注季路所藏
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
永久余知有識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

朱元晦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
本朝來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于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
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
千載之上斯亦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

書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張安國帖

楊廷秀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評諸賢書

朱元晦

鄒德久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且他

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表下其為人亦然詩錄

古詩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後

張安國

我詞不足錄聊以醒渠醉更參二十年當與風子對

次韻米芾二王書跋尾

蘇子瞻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鷺家雞定誰美玉由金籥上天來紫花敕使親臨啓絲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恠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植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脩元章作書日千紙
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饑水錦囊王
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
米

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

黃魯直

丘郎氣知春景晴風暄百菓草木生眼如霜鶻齒玉冰擁書環
坐愛窓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
亭我昔頗復喜墨卿銀鈎蠶尾爛箱籊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
莫作癡癩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
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如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眉
目以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律詩

寄柳子厚

劉禹錫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
已厭家雞注云家有右軍書每紅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酌劉禹錫家雞之贈

柳宗元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字付官奴楊家新樣元和脚且畫姜
牙斂手徒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

蘇子瞻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
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次見誠

懸筆諫時

戲贈米元章

黃山谷

米芾以能書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于世崇寧間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

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二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篆隸書 草書衆體附

君書要語 釵頭屈玉鬲足垂金

寶泉小篆贊

隸書 秦時奏事繁

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書斷

篆隸自小篆散而八

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

隸以下吾不欲觀

郭忠恕法書苑

詩句 灑翰銀鈎連

杜

百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德壽堂

古今事實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作玉筋篆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八姓無出其右者

畫中濃墨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螭舌火反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匾法非老筆不能相山野錄

隸字之始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隸文尚書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尚書序

刻碑競摹

以下係篆隸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十餘兩填塞街巷

勢若游龍

羲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隸書素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踰子敬器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戠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常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師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戠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公藻識書斷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徧

虞褚薛魏

以下係草隸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渴驥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絹素寫

裴行儉草隸名家帝以素絹詔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曰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

以下係衆體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周禮

書斷卷之十一

衆體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此篆之始秦既用篆奏事事繁多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或曰程邈囚獄中改籀文省為隸字上之始皇大喜免其罪此隸之始上谷王次中作八分篆法二分隸文書斷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佩觿集又云二說皆非書有二體蔡伯皆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曰八分此八分之始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離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張懷瓘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則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張伯英因而轉精巧下筆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遺此草書之始晉衛恒傳蔡邕見皇都匠人施聖筭遂創意焉此飛白之始雜詠集

論八體

秦燒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帝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說文

又論八體書

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書斷

論八分書

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藁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莫書鴈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蛟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論四體書

晉衛恒四體書勢成黜黜點點黜狀以連珠絕而不離

論真草行三體書

東坡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玉筋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入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矣當時議言

者亦皆輸伏之且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
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
人某道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
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壘飛
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
得見某亦問得去嶧山道路異物將累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史
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留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
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解
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
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
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頰塵容侵暴日久攝芻圻裂玉
筋欲折予以藜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
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
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
巔縮在予掌程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
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
爲子日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于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
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旣卽世是字寶入地
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
固爲門戶見覩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
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
循而不止強止畱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

謬詞曰

斯去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當痛孔壁遺文汲

家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為

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六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徑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爭歿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理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

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水再拜

文勛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筆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主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萬金蛟龍蟠拏肉屈強吳郡張一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

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鬣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
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嗟余好古生苦
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曰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
豈多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祗載數駝駝薦諸太廟比郃鼎光
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畱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
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剝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
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一作夫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着手爲摩挲日銷月鑠
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趣安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
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
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蘇子瞻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墨尚雲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
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
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
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
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書靜聞登登竒蹤散出走吳越勝
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
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草書

羣書要語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法苑

杜贈姪勤筆飛鸞聳立草罷鳳騫翔杜贈汝陽王總角草書又神速

杜贈姪勤北風古樹折巔崖蒼煙寒藤掛絕壁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考

章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今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書斷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

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倉書之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是也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法書苑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衛坦傳

比崔杜方羅趙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時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錄

一臺二妙

衛瓘與索靖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灑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成篆隸科斗之字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向之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 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懷素書蕉葉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國史補

草書有悞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法苑 文與可言見蛇鬪而草書長志林

貴變其體

貴變其體

學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
以陽體智永禪師楮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竝得書中
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號楊風子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
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主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
叙指變通意巧滋生積為隸書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厲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
蛇虬蟉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羸歛奮釁而桓桓及其逸游胔
蠶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
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能對踞于山岳紫燕相追而差池舉
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翳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
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違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
間騰猿飛鯉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聳基頰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侷儻而不羣或若自
檢于常度于是大才之英蕙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
兼權觸類生變分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亂上理
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

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藝于縑素垂百世之壯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
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繁冗戰攻竝作軍書交馳羽檄分
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書
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亂齒以上
苟任涉學者廢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迺獨就書
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
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專
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
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
繩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頰者之憎醜學步
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寧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夾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
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一作情炎於中利欲闖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歿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墮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惟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黃魯直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書自作草聖後

黃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憇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

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
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
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後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
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楊
公拂篋筭舒展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
盡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
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
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
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蹙如驚電勢
同漢楚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

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慢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
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
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

戲答趙伯克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黃魯直

平生飲酒不盡味五鼎餽肉如嚼蠟我醉欲眠更遣客三年窺
墻亦回壁空餘小來翰墨場松花兔影傍明窓偶隨兒戲洒墨
汁衆人許在崔杜行晚拏長沙小三昧幻出萬物真成狂龍蛇
起陸雷破柱自喜竒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道汚染黃素敗
粉墻誠不如南鄰席明府蛛網鎖硯蝸書梁懷中探丸起九死
才術頗似漢太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黃梁身如朝
露無牢強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未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爐

香

飛白

又見御書門

羣書要語闕

古今事實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
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亦勁大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
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按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
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皆待詔門下見役

人以聖箴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二朔法於八分窮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子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國史補張延賞于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詵詵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為飛白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作三百點 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與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隸篆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行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碑刻

羣書要語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

因留而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

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陸龜蒙野廟碑 舊碑斷

折其半仆地韓文

詩句欲覽碑上文皆侵不堪讀李白 岫嶺山失神禹碑字青石

赤形墓竒韓蒼苔字滿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王建題恭碑

古今事實

杜預碑

杜預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渙消諸水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號曰召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陳正獻避齋閑覽

羊枯碑

襄陽百姓于峴山羊枯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鄆邨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嘆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山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温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赦段文昌別撰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夫裴婉詞謝之因請湜為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日挈本獻之文字古恠裴甚竒之因以寶車名馬噐玩之具約千緡令小將就募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德壽堂
今公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况爲集序
外未嘗輒許人其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縮更減不得裴聞之
笑今依數誦之湜受之無媿色

碑作矻石

唐楊瑒仕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
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

立奸黨碑

崇寧初蔡京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廳長
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
不忍鑿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鑿字於碑
恐後世併以爲罪也長編

雜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顏魯公爲湖州牧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跌
本而龜護頂有螭拏躡噴輿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
湖州無所稱立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
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
直到湖心頓止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
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脯奠神
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未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

爲九江驛之碑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桌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寃故吊之嗚呼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覩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

集古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復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入多矣福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

彖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瘞鶴銘

歐陽永叔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
西清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有

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圖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恠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記傳不載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旁碑銘勳悉太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三 二三 德壽堂梓
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貨為文彼何人想見下
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後代疑有石
蒼苔字安知是愧辭

觀充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吾老
不可待露草濕寒菴

書磨崖碑後

黃魯直

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與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
刻髮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
西萬官奔竄鳥擇棲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巨結
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
瑀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
雨為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狎老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

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謬乾坤付與歌奴手骨肉何傷九廟
焚蜀山騎驟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
倉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賈
胡虜南內淒涼誰得知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
年不吞高將軍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
寧有許不殺奏章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訛千秋萬歲所鑒多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王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
王蜀中老金戈鉄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
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歿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凶百丈磨
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歎慨當
時數子今焉在君不見荒塘渚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繡紉兒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
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
崇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王潔十丈碑蛟龍盤拏與天齊北望
神京淚雙落只今何人老文學

律詩

題中興碑詩後

并序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
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

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稀半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荆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羣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臥秋風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歿其碑

元賜精忠粹德

泊宅編

雷擊姦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雷轟薦福碑

見談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終

德壽堂

卷之十三

二十五

德壽堂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雷轟蕪湖賦 具精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羣書要語 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釋名 弘農陶弘 韓毛穎傳 石
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
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楮
知白同出處 文嵩作石虛中傳 薛稷封硯為石鄉侯 龍鬚志

古瓦硯 觚稜金爵競託岩堯玉女胡人爭來睥睨又云昔之藏

德壽堂

歌蓋舞庇日千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吳融古瓦硯賦

詩句硯寒金井水杜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上星坡玉德金聲寓

於石坡文章忠義老研磨坡硯中旗影龍蛇動夏文莊片墨磨

穿三寸石唐詩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山谷

贈張文潛**水滴**宮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驂乘

牆涵着筆硯 見著書門

欲焚筆硯 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 見祖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楊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磨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檐水

纔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筆談

不持一硯見清廡門

硯久不洗

呂正獻公著燕居凝塵蒲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
滌亦不問也家塾記

銅雀古瓦係瓦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硯譜

得玉蟾蜍係水滴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或云表蓋得玉蟾蜍一枚腹空容五

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硯譜

蘇易簡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知端石世傳
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迄
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
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脉
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
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然乃下
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
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
同猶建安產茶比比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優劣差殊然岩

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鷺睛在
內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泪眼形體畧
具內外皆白謂之歿眼活眼勝泪眼泪眼勝歿眼歿眼勝無眼
鄭熊云端溪有斧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
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
之 歐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
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眼爲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
爲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唐彦猷
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
者乃以爲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惟上巖有
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
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爲價
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眼尤
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覩也或云取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
又云石有金線爲美正其病也 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有鉞
者尤發墨歛石多鉞唯臆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永叔云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
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龍尾在端溪上而
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 并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
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

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
乎其為用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
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天數也非鈍銳
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
為此而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鼎硯銘

蘇子瞻

鼎有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錫蟲隕昇喪厥喙羽淵之化
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
戲銘其臀如幻詭

龍尾月石硯銘

蘇子瞻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
歟魄忽玄雲之霍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蹟於
簡冊照千古如在耿茲月之不足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
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篝火下緹以出斯珍一噓而泣歲久愈新
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

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味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
緻而玉熙寧中太原王頎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味
然其產不富或以黠黠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頰之賊涵清泉閱重谷聲如銅色如鐵
性滑堅善凝墨弃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
非相待為誰出

鳳味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喙瓊玖玉乳金
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
售黑眉黃眼爭研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冗塞已數年大木生
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
者亦治為硯縱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
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為貴端石絕品猶
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味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
灘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譁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味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圃胡仔曰武夷山未
有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亦頑燥非硯石詢之士人未嘗

以為硯方悟坡公為人所誑若劍浦黯淡灘有十種石黑
眉黃眼人以為硯鳳味必此灘石也然去武夷遠矣

若溪詩話

古詩

眉子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闌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窓碧腸斷浮雲遠山色
書生性命何足論苦費千金買消渴通來喪亂愁天工滴向君
家書研中小窓書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
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謝寇十一惠端硯

陳無已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世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斷塼半
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戶
容江河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
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没人投深索千丈探領適遭龍
伯睡轆轤拖出萬人賀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千
襲包藏百金貴北行萬日更衆目寇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
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似憐陶瓦磨竈煤輟贈不減前人志
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龜玉韞積與無同錦衾還
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注蟲
魚要傳華嚴八千偈

律詩

謝唐秀州端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窰
下豈天然玉蜃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
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古詩

以下係古瓦硯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歿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先骨
朽松棟為埃輕築緊風雨剥堦和鉛骨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
斗情磨失沙礫愈扣知金玉聲初求畎畝下遂側几席清入用
固為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割紫雲空負世上名韓著毛穎傳何
獨稱陶泓倘以較歲年泓當視如兄

許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陳去非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
却寄書林汗纈楮豈如此瓦凝青骨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
去玄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
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樸滿本弟昆趣向
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笑韓公無瘞文

律詩

相州古硯瓦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
名動世人

詩話

歛石有數種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蠶抽銀忽雲綃裂斷擲殘繻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令王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于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端石佳品

硯錄云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利抱水含浦唇暗灑長泓冷血痕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石與水爲入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雜著 以下係水滴

水龜銘

傅玄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終軍壯哉筆硯

間英姿欲摩雲名參龜龍瑞威掃狐兔羣豈獨濡毫端正可清
妖氛會當侍君王玉殿清夜分轉寫胸中奇恩波被無垠

筆架

羣書要語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釋名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說文貽我彤管詩刀不利筆不鈇宜加砥

削之楊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

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光之翰用之

者必被朱綉之衣踐雕玉之履矣傳子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

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

乎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

兔毫魚目類說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蹟矣王羲之筆經薛稷封筆為毛刺史纂異記宣城

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文尚作傳

詩句筆出狡兔翰文選落筆四座驚杜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

古今事實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博物志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

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崔豹古今注

蕭何刀筆見書簡門

簪筆

專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四 筆

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其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王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吳志

夢筆如椽

晉王詢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

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詢草

夢五色筆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因日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見蠅門

製筆見字學門

酒筆見文章門

蜀筆王粲事

焚筆硯並文章門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宮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
令白遍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

並見字學門

筆耕

見文章門

狸筆象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狸毫為筆
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麈尾皆數石後

瘞之號退筆塚

尚書故實

詩贈筆工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
鴈頭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呵
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寶貞
固第弘肇厲声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
足用哉三司使王童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床

以下係筆架

梁簡文答徐螭書特設書幌乍置筆床筆四管為一床也

北戶錄

石架

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差天寶故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邪地歿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說世傳當殷時居山中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婦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一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狻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燕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毫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童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軍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
 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体方罷穎與絳人陳
 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噫笑曰
 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
 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
 毛昞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
 孫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

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得見幸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
 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于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
 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
 百枚用水銀粉一錢匕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
 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志林

筆叢銘

張敬夫

筆叢銘
 筆叢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贈筆工吳說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然久在海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獐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騾脚挂鐙者今日忽于叔靜家用諸葛筆驚歎乃爾醜藉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

始用兔毫

程泰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天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傳載之

古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
猶奮鬚雜霜兔插架刀槩徼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語時來得
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紫毫筆

議失職也

白居易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土名
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
盼左右臺起居榻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
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
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

錄制詞

林為之送筆戲贈

黃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銑澤毫心或粗糲功將希栗
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墨不能洩病在惜白毫往往半
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難出折時時一毫亂乃似逆梳髮張鼎
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為之街南居時
通鈴下謁晴軒坐風涼恠我把枯筆開囊撲蠹魚遣奴送一束
洗硯磨松煤揮灑至日沒蚤年學屠龍適用固踈濶廣文困蘼
塩烹茶對秋月略無人問字况有客投轄文章寄呻吟詩授費
頰舌閑無用心處雌黃到筆墨時不與人游孔子尚愛日作詩

當鳴鼓聊自攻短關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山谷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
勲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二首

黃山谷

枕榔葉暗賓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應來
作管城公前奉穆父

明窓脫帽見蒙茸醒看青鞋在眼中束縛歸來儻無辱逢時猶
作黑頭公後奉子瞻

謝送宣城筆

黃山谷

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
得市中無謾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
手不將閑寫吏文書

筆架係筆架

劉彥冲

刻畫峰巒勢尸功翰墨餘鎖窓開畫永高臥數中書

紙

羣書要語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釋名會稽褚先生韓毛穎傳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褚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纂異記既

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傳咸紙賦

漢官儀以紙為番為幅為枚北戶錄

詩句 高文擲綵牋杜 巴牋染翰光杜 剡藤開玉板坡 洛陽紙價

頗能高杜 麥光鋪几淨無塵坡

古今事實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

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帛其字從中 縑貴而簡重並

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白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

楮皮為縠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

侯紙

洛陽紙貴見賦門

與紙九萬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語林

用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紙譜

造側釐紙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狸與側

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表側因以為名

造銀光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

唐杜暹為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

一百時人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牋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為便號薛濤牋

烏絲欄

霍小玉取珠絡縫囊中出越姬烏孫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
生援筆成章 異聞集

古今文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剡溪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柝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歿絕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歿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剡藤之歿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歛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

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
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
而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
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
之過莫猶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闕
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闕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
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
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

黃魯直

王侯鬚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惠我百信知溪
翁能群玉鳴砧千杵動秋山累糧萬里來輦轂儒林丈人有蘇
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楷
多傳樂毅篇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掃蘇公門乃令小人今
拜辱去騷甚遠文氣卑畫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
掌殺青司記錄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菽願公進德
使見書不敢求公米千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黃魯直

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
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宮
錦惜無阿買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鬢羞白想當
鳴杵砧面平枕根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瘡衣腥膩此

歸客君侯謙虛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容牛蹄識
 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鉤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
 敢虛辱煮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
 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筆謝風塵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
 華內外篇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吒今樣魚網肯
 數荊州池霜統奪色賈不售虹玉喪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
 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
 久寄金穀地方執陽筆磨切螭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
 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授元凱許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書

鏤空爾糜米脂揮毫才足記姓名竊學又耻從師宜

師宜官南陽人工書

晉右軍贊云師宜懸帳之奇今去官字祖晉贊也

忽忽點污亦何忝嘉貺但覺難為辭

以秦為雌

見孟嘗君傳

律詩

李真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兎尖針可竝繭淨雪難如莫恠殷勤
 謝虞卿正著書

蜀牋寄弟

韓浦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

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云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
脩五鳳樓

墨

羣書要語墨晦黑也

釋名

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

相墨

經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終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同上

梁朝以墨

為螺為量為丸為枚

比戶錄

絳人陳玄

韓毛穎傳

子墨客卿

如賦

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

纂異

錄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

雜志

詩句墨出青松爐

曹植樂府

遠致烏玉玦

坡

古今事考

月給喻糜

漢尚書令月給喻糜墨大小二枚

西京雜記

贈墨一丸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

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

顧野王輿地志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筵於缸中墨一斤以好
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鮮膠
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

德壽堂

卷之十四

二十七

德壽堂

別治細篔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滓穢三萬杵多益善合
墨不得二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湮溶見風日破碎重不
得過二兩太平御覽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贈石墨二螺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
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于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
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唐錄

造墨致富

上方翼燎松丸黑為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池水盡黑

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以墨灑人

婁師德居夏官選人填委紛逐爭進至灑墨不去

佳墨乃書

裴行儉每日楮遂良非佳墨精筆未嘗輒書

磨墨數升

見為文敏速門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于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

名家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紋仁

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雙脊龍樣尤為佳品澠水

燕談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為貴後有司更造

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

問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

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

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吾為

見釋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廷珪墨見遺形製類此墨

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

是真耶志林

貴黑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因為棄物若黑而不

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

睛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

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志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無老松胞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孰道

蘇東坡集卷之十四 二四 德壽堂
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
房櫳金牋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嗑嗑雲騎出奕奕龍蛇縮此中有何
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喻糜給尚方老手善
編刻分餘幸見及花落一歎赧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齧齧瓦池研竈煤韋管書柿葉近者唐天
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坐蛇蚓稍
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午夜收此長寸玉痴人畏老
歎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畫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
不足且將注蟲魚莫草二千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
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
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媮妍一朝
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
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
之蓋跪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志林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鷺腥膻汗方几莫年却得瘦安西身厭家
雞題六紙三子風流冠當代願與兒童爭愠喜秦王十八已龍
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簾猶堪鄙一生當着幾兩屐定心肯爲微
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
雖未罄壘先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且鉏理作書寄君
君莫笑但覺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余萬竈松煙何處使
君不見未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
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懶髓聞君此
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

古墨行

陳無已

陳履常云晁無斃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
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玉亦裕陵
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
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嗚呼世不
乏奇乏識者耳敬爲平甫卒無斃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
外非良質潘翁拜跪磨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
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
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適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
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雲入長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
知玉盃人間見夜光炎炎衝牛斗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

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
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逼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
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
可凄然云 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禮樂部

禮儀禮附

羣書要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語注 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卦 謙以制禮 係辭 曲禮曰毋不敬 曲

禮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諭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

莊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曲禮夫禮

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懾曲禮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禮記先王之立禮也

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同上禮者猶體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同上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運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歿詩禮義廉耻謂之四維管子牧民

詩句頗聞延諸儒破訟作時禮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禮

禮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汗尊杯飲猶可以致敬鬼神

嫁娶之禮

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本記

軍賓之禮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通用

三代之禮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秩宗典禮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天地人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周公制禮

禮記卷之十五 禮記

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

明堂位

修五禮

舜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舜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天敘有典勅我五禮五惇哉

孔問禮

孔子謂南宮叔敬曰吾聞老聃博知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家語老
子搥提仁義滅絕禮學吾無取焉耳楊子

愛禮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叔孫綿叢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拔劍擊
柱上患之叔孫通說上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
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吾不忍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綿叢野外通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此
乃令群臣習肄會長樂官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
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
之為貴也

議禮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禮之本章帝拜褒侍中班固京師諸儒多能說

禮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
名為聚訟帝令黃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
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

以曲禮為曲 見師生門

縱禮茂禮

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魏記 阮籍屢嘗歸
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正觀開元禮

房玄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因隋之禮增為正觀禮 元宗詔王

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是為開元之禮

宋朝之禮

開寶間命劉溫叟撰開寶通禮 全體是開元禮 慶曆間命賈昌

朝撰慶曆新禮天聖間命王偉撰禮閣新編政和則有五禮新

儀 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

漢儒儀禮 以下係儀禮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
之說 前藝文

河間王獻禮

漢興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河間獻王好愛古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

正義

徐蕭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立日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

弟子正義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禮條目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冠義附

士昏禮昏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射義附

燕禮燕義附

太射禮

聘禮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月服問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祭義祭統附

禮記次篇

曲禮內則王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

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

五篇為一類

右問伯恭三禮篇次已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儀禮問答數條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七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陳振叔亦盡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有箇文字

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此謂建設朝事燔燎膾膷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

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東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好要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

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常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為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后人作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仲明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作禮記了然尚有零碎

好處 並朱子語錄

四先生禮

問四先生禮曰二程及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
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
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則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伊川知禮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
熟彼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難也不消如此說人自
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
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未温審不是到居喪方始來理會 朱子語錄

樂

羣書要語天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禮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尚書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

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社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

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樂記八音者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鍾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

土為埴皮為鼓木為祝敔 五經通義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

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

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

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
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

漢書

煩于淫聲悖燿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

左傳

詩句 喝道者誰子叩商者何樂 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

常作金應石忽為宮別商

孟

古今事實

黃帝之樂

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 莊子 又作雲門大卷 **注** 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也 大司樂

帝王之樂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

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書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跄跄則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 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
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二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夫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蔑加於此矣

左襄廿九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宓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

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王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元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爰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合升斗夏區斛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韶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

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

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比出再成而減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驅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與
夫摠下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
韶自是不同 語錄

造律起於黃鍾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
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
以律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為寸一黍之多積而為
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
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
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
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未重
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
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
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藏於無
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且存無作則已苟有
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矣 唐志

論樂之君臣

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
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大
響有十六箇十六固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
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

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朱子語錄

律以中聲為定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律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皇帝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朱子語錄

古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得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鉞黃鉞定兩京擒元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壯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
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
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
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
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煮溫湯源。
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
冬雪飄飄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翻。
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
幽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
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歎盡一身存。
狄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
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
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
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
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壞垣。
惟有官中作宮使，每年寒食開門。

別集十五卷終

